



宋繫太平御覽



1 3
403
126



403
126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五

布帛部二

錦

繡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說文曰錦襄邑織成也

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禮記玉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成猶善也

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組錦束髮

皆朱錦童子未冠之稱冠禮日將冠者綵衣紉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居士道藝

又曰居士錦帶居士道藝

又中庸曰詩云衣錦褰衣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也所以不知

孔子以其深遠也禪為娶錦衣之美而

君子以娶表之為其文章露似小人也

左傳閔公曰衛遷于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又襄三日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

璧

又襄五日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步馬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閔人歸以告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又襄六日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吾愛之使往而學焉亦愈知治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多於美

也錦

又昭四曰晉合諸侯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淫放也欲使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南

惠之而致貨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

屋宇之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請止叔向受羹反錦示不

逆其意且

又昭四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魯大懷錦奉壺飲冰以匍匐焉守

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匍匐往飲季孫也冰

又昭六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豐賈二

氏家以幣錦二兩

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縛一如瑱耳縛

臣也急卷使如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

子猶梁丘據能

粟五千庾庾十斛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六斗凡八千斛言魯人買此甚多布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之

又哀上曰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伯謂子夏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餼以相辭也各以禮

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

毛詩淇澳碩人曰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

又蟋蟀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

萋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相錯也彼譖人者亦以太甚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爾雅曰素錦綱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勸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

漢書曰項羽在關中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

又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

工五禁之

又曰賈人毋得衣錦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卧布被朝

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被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疋紺地勾文錦三疋倭獻暴文雜錦二十疋

魏文帝詔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畢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吳志曰蔣欽字公奔爲右護軍孫權常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蜀文繡獨爲奢侈

環氏吳紀曰蜀遣使獻重錦千端

元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疋王隱晉書曰表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爲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王隱晉書曰賈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以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詞甚悽切

晉書曰石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
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
南史曰宋元凶劼將作難賜袁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
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蕭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
褶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
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
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卿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
曰餘尺旣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贖矣
趙書曰前石死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旣至鄉衣錦晝遊政體嚴細
甚無聲譽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

獻錦一疋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蜀及雜綾絹
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
唐書曰王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襲之
日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旣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
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
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
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
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
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
詞

又曰大曆中代宗勅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敦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及大綳錦竭鑿六硬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小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師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甲賜修指南車記里古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范子計然曰錦大文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少商丘開入火往還而身不燒

尸子曰夫繭捨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工女繰之以爲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饋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

管仲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產先思後去如練帛雖溫不堪爲宗廟服

抱朴子曰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章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珠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
 綾紈常三百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珪玄璧以見西王母
 好獻錦組百純郭璞注曰純天錦名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川文錦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
 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日可得瞻盼不王母
 出以示之此五岳之真形圖也文祕禁豈汝穢質所宜佩
 王母即命女宋靈賓更取一圖以與武帝靈賓探懷中得

一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
 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其
 幼孤也寡人收之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
 故有以醜治好者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
 翠羽麟毫為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轡鑣以
 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矯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
 有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
 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煖柔滑

又曰周成王時因祇國致工女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便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如雲霞有樓堞有離珠錦文似貫佩珠也有篆隸錦文似大篆字有列明錦文似羅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又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群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又曰吳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閒以綵絲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即得薑還并獲使報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

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纒牙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縹及小明光錦又曰織錦署在中尚方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中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

丹陽記曰闕場錦署平關右遷其百工也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慙之以錦被蒙其上郭
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亦依此語是也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其障如五山其障如九山
左思蜀都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天賦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交前蕭蕭文論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
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臚子帳緣以錦不肯服從外
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卧之列傳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張溫表曰劉禪送臣溫執錦五端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繡

尚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

毛詩終南曰君子至止繡衣繡裳

又揚之水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鵠曲天邑

又九罭曰九罭美周公也我遣之子衮衣繡裳也鵠音沃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琮以錦琥以繡

又冬官上畫績曰五采備謂之繡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修其故

左傳閔公曰狄伐衛公與石祁子玃甯莊子矢曰以此贊

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日聽於二子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必動絕無嗣

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史記曰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繡以示

敦朴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漢書曰廣川王去后昭信諧姬榮愛視瞻意態不善疑有

私時愛為王刺方領繡晉灼注曰今婦人直領為方領上刺作翻徽文也去取燒

之

又曰齊織作繡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帛繡綺八千疋

又曰武帝祠太一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繡衣御史使督三輔

又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

又曰蜀賓刺文繡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霍光薨贈絮繡被百領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武帝所制

東觀漢記曰更始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
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
竟不能發

又曰李忠獨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無望乎取大
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魏志曰張既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
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

為胡綾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為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

布綿玕羞禮膳

管子曰桀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衣服衣皮帶蓐今則厚歛百姓以錦繡文彩靡曼衣

范子計然曰能繡紉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也孫卿子曰天子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綵雜閒色重文繡莊子曰楚聘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議

國語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帝王世紀曰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臺

賈誼曰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屋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夸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華藻又從而繡其鞶悅喻學煩多也

鹽鐵論曰古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裛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綿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婦無不巧者且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網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鮮冠利劍一

歲典職則田宅併集
又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及其加五采之
功施針縷之飾則文章煥燿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色
之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樂
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
崔贛易林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玉堂乃
無咎歿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
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

又曰吳主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
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

可爲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圖於方帛上寫五岳河海城
邑行陣之形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

吳越春秋曰吳王死辭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璧連
組以幕吾目恐其不蔽卽復重羅繡三幅以爲奄明生不
昭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論曰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襪以
衣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
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
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
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又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
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梗非其趨也

世說曰曹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一幅帔一絳真衣羅袴一

王孫子曰隨珠曜日羅衣從風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抱秦王袖右手搃其胷秦王日願聽
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日羅縠單衣可掣而絕

淮南子曰齊俗有繁繡羅紈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床於殿
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日今日
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襪三十條以陳躍踊金花紫羅面
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幃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
盟立誓期以勿渫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
羅四十尺

徐延年別傳曰道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黃羅衣衣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一人善於
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新繡之衣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羅縠累月而成裁
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異苑曰張仲舒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
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
五六寸皆以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張惡而焚
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世說曰武帝常降王武于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
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襪儻傑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

古歌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
高堂

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
雙璫

綺

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繪也

釋名曰綺綺也其文歌邪不須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
似杯也有長命其采色相間皆橫終幅言長命者服之使
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班伯侍講金華殿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又曰孝文六年遺匈奴書使者言單于服繡袷綺衣

東觀漢記曰馬后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為綺后曰
此繒染色好故直用之

漢舊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干寶晉記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
綵之稱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
綵綺○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絳石

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莊固西都賦曰紅羅颯纒綺組續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蟬

冕襲綺紈之士此焉遊颺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為合歡

被
又曰縹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

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暮不成文

織成

唐雅曰天竺出細織成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識成虎文

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

吳時魏國傳曰大秦國皆出金縷織成

晉後略曰張萬兵入洛諸官府大劫掠御寶織成流蘇皆分割為馬帳矣

晉令曰織成衣為禁物

搜神記曰陳節謁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那獄臂上猶帶史良姊合采

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鈿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位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曆洪冊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躍

躍之志內有織成下裙

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南郡張碩與碩織成袴衫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流蘇斗帳懸金薄織成腕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妓二千為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熟

錦袴脚着五文織成鞞二下又曰石虎獵着金縷織成合歡袴金縷織成合歡袴高柔婦與柔書曰今舉織成袜一量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胡綾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縑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點然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苑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晉安帝紀曰桓玄幼時會于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縷

金以為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荀勗為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雜色綾十端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茂才為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一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緣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又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嘗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絲袍段及可幅盤條綾一千疋況立鵝天馬掏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

在臣愚誠亦所未論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
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袍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
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一疋直錢一
萬又與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

符丕一荅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羅大綬綾各五疋

三禮圖曰五絳方山冠以綵縠為之

說文曰綵細縐也

釋名曰縠粟也其形戚戚如也

戰國策曰先生王計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
諫計曰王之憂國愛民不如王之愛一尺之縠王使人為

冠不使左右便僻而使工者以為能也今治齊國非左右
便僻無使也故王之愛民不如一尺之縠事具冠門
漢書曰江充召見太一官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
許之充衣紗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鷩紗縠單衣
魏志曰表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梁肉
揚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蠹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剝綺縠以成榆葉水波文
抱朴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翳承日之華更被丹縠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緙羅綃垂霧縠言細好如霧垂以為裳也

劉楨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絳綺縠

荀勗為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穀三端

紗

東觀漢記曰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融好侈飾常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晉書曰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事具鹵簿門

後魏書曰游明相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躬勤仍為流涕賜青紗丹衣委貌

冠被褥錦袍等物

北齊書曰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

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北史齊盧道虔娉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唐書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曰詔董仲君曰朕思李氏其可得乎仲君曰可遙見而不可同帷幄有潛英石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人像不異真人使此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海經年而還得此石命工依李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又曰江漢之民至暮春止己之日襍集招祇之祠或結五

色紗囊盛食沉於波中以言蛟龍水蟲畏之不侵食也
蔡克別傳曰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嫫嫫高平劉整雋
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
在坐而經日不自安齊謂記曰餘沈縣亦一人姓沈名蹤與父同入山至夜二
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綾袍云是關山王關山在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周官音義乃
就宋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綃

毛詩義疏曰楊之水素衣朱繡繡當為綃綃綺也君子大夫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屬也洙之於玄以
狐青裘相宜也廣雅曰綃謂之縹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
昭王處以單綃華幄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綃

說文曰綃赤黃色也

釋名曰綃似蜚蟲之色綠而澤也

史記曰范雎改名為張祿相秦秦伐魏魏使須賈於秦雎
為微行弊衣徒步入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今叔
何事雎曰為人賃買意哀之留坐飲食曰叔寒如此哉乃
取其綃袍以賜之後雎見賈賈頓首言死罪雎曰公所以
得不死者以綃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書曰文帝身衣弋綈如淳曰弋帛也

漢舊儀曰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綈構蔽

漢書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白表赤裏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

諸侯皆以竹木為之不得加綈錦之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為

柱鋪黑綈之幕又造飛行殿所幸之宮咸以氈綈籍地惡

車轍馬跡之喧也

竹林七賢論曰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

莫非錦綈阮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於庭中日

未能免俗爾

鄴中記曰石虎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暑皆數百

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范子計然曰綈出河東

鹽鐵論曰麤貂貉不益錦綈之寶是以王者不珍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韋輝光毛詩問曰七月之詩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

所服也今蜀亦用為之

爾雅曰麓蜀也郭璞注曰毛麓所以為蜀也捷為舍

說文曰蜀西胡毳布也

吳曆曰魏文帝賜吳王太子蜀二張

吳志曰孫堅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

着赤麕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

得免

千寶晉紀曰孫皓遣使詔書賜斑蜀五十張絳蜀二十張
紫青蜀各十五張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沮渠蒙遜尚書郎王杼送戎
蜀千疋銀三百斤
鄴中記曰石虎御府蜀有豹頭文蜀鹿子蜀花蜀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五色蜀
鹽鐵論曰今富者黃金馬腦勒蜀繡馬掩汗
栢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病蒙絮被絳蜀襜乘驛馬宿下邑
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鬪乃問而去此安靜自存
也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謂王曰諸梁時西域胡來獻蜀悔不
取也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蜀千

餘張

紬

說文曰紬大絲繒也

釋名曰紬抽也抽引絲端細緒也又謂之絲掛也掛於杖
端振舉之也

北史曰表聿脩爲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
失經兗州時那劭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別信聿脩不受
與劭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
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頓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
此勅承來旨吾無閒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興乃得進承夜潛過曰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官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

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見呼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兒不似惡人且深克已反善然當由貧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後遂得原

魏志曰趙儼爲卽陵長時表紹舉兵南侵遣人招誘豫州諸郡多受其命唯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縣絹小

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皆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願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爲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使休在者無幾禮躬勤禦之戰於芍陂禮犯陷白刃馬被數劓手乘桴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用豫豫輒送官胡以爲所遺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僻左右我欲有所遺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七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後悉皆付外具以狀聞於是

詔褒之日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絹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疋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常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吳志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

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疋絹亦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以問母曰此當是種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吾答人患無德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殷足

吳錄曰表博爲太守黃君舉爲孝廉爲葉令以俸祿市謙絹餉黃君家黃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葉令家餉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撥略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曰劉實為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疋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着青黃絹單衣來與節言
 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
 絹萬疋其餘莫得比此
 干寶晉紀曰華譚依周馥及琅琊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
 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揚
 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
 卓曰是華侯也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又曰荊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
 市絹還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中
 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

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
 又曰栢温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於星下問
 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尋陽人太守于寶遣船餉之勅
 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
 易絹物因寄還寶
 宋書曰沉慶之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
 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
 無盈餘矣是歲果卒
 又曰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邈素為安人所親
 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
 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綰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嚴限峻
人閒買綰一疋至二三千緡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
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緡綰薄有所減
又曰阮佃夫佞幸專權有人餉綰二百疋嫌少不荅書
齊書曰豫章王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
突部伍直兵執半推問疑不許取綰一疋撫繫牛角放歸
其家
又曰蕭赤斧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綰衾衣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為儕
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綰三萬疋乃作百禪於外並賜
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劉孝綽為吏部郎坐受人綰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
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綰七疋米五石
全都無衣鎮軍將軍沉約遺裙衫迎之

又曰費昶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
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
可賜綰十疋

又曰周石琚建康之廩隸也世以販綰為業

又曰傅昭為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宣綰于簿下昭笑而
還之

又曰裴邃為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
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綰千餘疋邃從容曰
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

後魏書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賄販肆聚
歛上令王公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綰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綰二十疋而
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
賜綰百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
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
類穢我明主

又曰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元順數諫
諍惜其諒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
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
無物歛尸令史王才遠裂裳覆之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
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綰
百疋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賞
綰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

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其色
衣乘某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
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綰具
獲自是闔境畏服

又曰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綰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
是競相勸勵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
人從柔買索綰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
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
搢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

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後為散騎常侍百姓
乞留馥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馥之著政雖古人何
以加之賜絹五百疋
又曰李元忠去任歸魚川孝莊時盜賊蠶起清河有五百
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
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
忠遣如言賊皆舍避
又曰韓麒麟為齊州刺史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
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清貧如是
又曰陽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
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
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
千疋乎

又曰李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滂人飢土表請輕租賦帝
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高允卒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
疋雜絲百疋穀千斛以助喪用也
又曰王靈字羅漢為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
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絹
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
又曰公孫軌為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
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
驢無強弱負絹自壯眾共嗤之
北齊書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
為丈暹言之乃依舊焉

又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瑜中的當得綰爲不書箭有司不與瑜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隋書曰庠狄士文嘗入朝過土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綰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疋綰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怙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粟一疋綰得拾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樂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卽位風聞諸曹案典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聞令史受餽綰一疋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

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固入其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綰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文宗大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錄參軍彦芳綰二百疋衣笏一副并還先奏高祖太宗書詔及官告衣物等

後唐史曰賜宰相李愚綰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什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

四王起事曰張方移惠帝於長安兵人入殿取物特調御

六平御覽 卷八十一
綰三尺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疋三日取之尚不缺角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
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駟羊二百餘口者便勒將至洛得
以爲糧至洛盧志啓以右藏綰倍還羊主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綰與人各執一頭剪
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絲可練無異故體也
又曰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啓見一鬼着綰巾似
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懷
招攬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兩
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承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
抽兩疋綰與崔曰近自織此綰欲爲君作禪衫未得裁縫
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豁

然而滅至且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心痛夜士崔曰君
家箱帛無零失耶荅云此女舊織餘兩疋綰在箱中女亡
之始婦出綰欲裁爲送終衣轉眄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
先賢行狀曰范郃字孝悌少時會省外家逢掠者駟其牛
取衣物去郃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綰疋乃追呼令取之
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貨至一億七十萬富開京師而
性儉悵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綰疋食以乾魚
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祀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
數丈五綵幢蓋大會羣臣於太武殿上祖日探三探乃有
得綰百疋者有得數十疋者有得一二疋者虎輒大笑以
爲樂

孔舒元在窮記曰太安二年六月賊遂來入門時家兒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所取
綉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

於他人用千疋綉萬石穀猶無所益

又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
教從所執昨到下車見綉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恚懼未
敢自寧乞還藏府以爲軍備

世語曰王經字彥律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綉二
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弃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
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
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
約韓豫章遺綉百疋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

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裋也范笑而受之

孝子傳曰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後
逢一女子求與永爲妻云能織綉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
旬三百疋債足女辭去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
共償耳因遂不見事具孝感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其詞其意不與類也
計三百五十四文相去其大之辭文也帝以故外奔
遂于前日指天交殊貧不若我且與我發一
文轉注單句少談其辭其文而交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東布帛部五

資繅兼縑與之帛

說文曰縑并絲繒也

釋名曰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綉染縑五色細且緻不

漏水也

續漢書曰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

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東觀漢記曰王丹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

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其豐

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聞而有慙色

又曰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自丹欲往奔慰結
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
之難未易言也

又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
酒高會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又曰馬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

又曰蔡彤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
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勸勵

後漢書曰趙熹避赤眉難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

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

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詔賜降胡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
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鍾離意因叩頭曰過誤

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

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笞帝意乃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躬爲櫟陽令功曹萬良爲父報讎

自械詣獄躬解械放良後良贖縑五百餉躬閉門不受

華矯後漢書曰孝獻伏后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

等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

手持縑數疋董承使孫微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

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號曰赤眉圍

莒數月或說樊崇曰豈有父母之國而攻之乎莒中人出

縑數千疋以自贖乃引去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五年幸偃師詔命自殊死以下贖

死罪縑三十疋右趾至崑鉗城且春十疋完城且至司寇

五疋
又曰戴封常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又曰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無衣甚愁妻即爲致兩縑得以爲衣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魏志曰漢相帝末董卓爲軍司馬從中郎張奐征并涼州有功賜縑九疋卓悉以分與吏士
南史曰孫謙齊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受
梁書曰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鄉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

能記也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改服青縑袴褶
後魏書曰劉芳初入魏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遇人篤志墳典晝則備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儒備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
又曰楊津除侍御中尉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人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稱而賜縑百疋遷符璽郎
又曰李元忠嘗貢齊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嘗重如此

又曰高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驪馬
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
閒縑布千數郡邑苦之

又曰薛琰字曇珎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
京師見囚悉召集都亭理窟滯洛陽獄有三人孝明嘉之
賜縑百疋
北齊書曰賈思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休師事
北海陰鳳授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
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
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隋書曰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
聞而嘉之遺賁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并賜
縑二百疋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

又曰文帝幸并州留高頻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疋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縑到市賣之遂還值雨因共
披戴後有人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因共爭之各云我縑
丞相薛宣決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紛呼騎吏中斷縑各
與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縑主稱怨不已宣考乃歎服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帑

何晏九州論曰清河縑總房子好綿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細縑十疋

尚書堯典曰舜脩五禮五玉三帛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師之職常立國祀之禮以佐太宗伯也

犬祀用玉帛牲牲

又春官典命曰凡諸侯之適于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于男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并州其利布帛

又冬官考工記曰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費用束帛而以豹皮

表之為飾

又曰凍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

人渥管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鄭同農云澤器謂

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土冠禮曰素積白履以蜃附之說曰

謂淫薄粉之令帛自始今海旁有焉清其灰而蒸之而

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盪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

之更渥之明日沃而盪之朝更沃至夕盪之又更沃至晝暴

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

名士禮賢者

又檀弓上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

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得成禮於伯高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又曰七十非帛不暖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告者宿齋朝服寢

門外保受乃負之宰禮負于賜之束帛

又曰婦人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

又坊記曰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

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左傳襄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宅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粟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哀上曰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毛詩鹿鳴曰鹿鳴醯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周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界迎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帛千鈞比千乘家

又曰陳勝乃多書帛言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恠之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中上曰善賜帛十疋郭舍人曰

朔齊人多變更致他物射之中則臣榜百不中賜臣帛朔

又中乃榜舍人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乃白之

又曰婁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

又曰長安語云城中好廣袖四方用疋帛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賜越帛三千端雜帛二千疋

又曰永平六年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廟賜三公

帛五十疋九鄉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不粟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舍歎曰雖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宋巨公賜布帛帳帷什器

後漢書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為尚書郎賜帛十疋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於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晉陽秋曰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結以自覆金帛桂錦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每就上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鷲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

齊書曰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儉衣來者以賞之眾人竟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綠絲布袴繡□□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素木按食不過一肉有媼餉一早青瓜袒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眾朝野憚之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

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又曰韋珙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騎將軍賜驢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珙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閭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之於上特蒙賜帛

又曰張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弃其妻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勳人而又患國計不足劉義節進計曰令義師數十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

街衢及苑中之樹爲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綉疋皆有餘軸若使申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千餘萬疋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勅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之臣也固請遣中使賫帛五百疋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又曰王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劫爲業亡命聚徒以逆驢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俶爲楚州刺史俶故相俛之

弟將赴任廷英候辭上曰蕭儉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今賜手詔及賜帛三百疋以備山谷所乏戰國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是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以爲冠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乃使之今社稷爲丘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也具事冠門河圖玉板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丕子於譚郟之閒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又曰孔子顏淵登魯東山望吳昌門淵日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獄虜也夫愁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糜賜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此謂惡政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垂馬束帛束爲帛與馬相疋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綰縑帛

荀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采成章鄆郢淳上受命述詔曰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賜帛四十疋

祭置水中候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牢以釘密爲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殞夕下橫屍露床幅巾而已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引卧具去牀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動凱亦爲之傷感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亦吐之英雄記曰呂布爲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表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卽以綿纊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語林曰謝万就人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不可不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勒勒呼之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腳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着白練丹繡兩當傷一腳以兩當中綿拭血

鄺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山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
霜齋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綿也抑亦類蜀郡之
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爲無反事
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北軍
此時不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也帝乃出之
又貨殖傳曰絮千乘家

漢書曰帝以公主爲老上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主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其得漢之繒絮以
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穀

吹綸絮也

漢舊儀曰皇后親蠶還獻繭几蠶絲絮織室作祭服其皇
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間以作巾絮而已

魏志曰曹公定鄴臨祠表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
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父亡孫權作布衣一襲皆擘絮着之
強令悌釋服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顛籍其家政見素篋數枚中有故
絮也

晉書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披
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宋書曰顏竣丁父憂起爲丹陽尹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
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

諸體

又曰阮長之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齊書曰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又曰木彬蚤虱賦序曰余之多病起居甚踈縻廢絮不能自釋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泝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伎百金請與之

淮南子曰蒹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蒹苗藿秀也楚人謂蒹又讀音敵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外外着石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為絲絮五年長安雨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管寧別傳曰管寧性至孝恒布裳貂裘唯祠着單衣絮巾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絮覆而而自刎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為帽絮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

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微心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見拭目黃絮有垢黑目淚所沾汚

孝子傳曰閔子騫幼時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

三子寒父遂止

世說曰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似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掛闕

皇帝世故牽離

說文曰絰繭滓絰頭也一日牽離

釋名曰煇繭曰莫莫幙也貧者着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者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絮也

王隱晉書曰洛中歌何德真二人共披一幡牽離奈何左校令成夔以為德真將死也

純

釋名曰純煥也純澤有光煥然也

漢書曰齊俗作冰純堅白如冰也

又曰齊韓延壽衣黃純方領

又曰白穀衣表薄純之裏天子之服也

東觀漢記曰楚王英奉送黃縑三十五疋白純五疋入贖

楚相以聞詔書還入贖縑純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赤丹純裏

范子計然曰白純素出齊魯

王子年拾遺記曰瀛洲有金巒之觀中有瑤几覆以雲純

之素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純素三條袞

組

說文曰組綬屬其小者以為纓也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冠也

又曰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璆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珉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幾附纏為沂鄂也組膝以

飾組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

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沛公軹道旁

漢書曰錦繡纂組害女工

穆天子傳曰天子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

又曰盛姬之喪叔姪贈用茵組茵褥也叔姓穆王女

墨子曰昔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袞以治其國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今如是組妻織組果善吳起曰非戒也使之衣而歸妻兄請之起曰起家無虛言

呂氏春秋曰邾之為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凡甲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官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劉梁七舉日華組之組從風紛絃不可不
應璩報燕中尉樊彥皇書曰登輿北踐燕路方當化銀龜
以為黃變青組以為紫公
又報平陸長賁瑋伯書曰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
鳴玉於綢組哉其
魏武令曰吾衣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耳
魏志曰太祖幃帳壞即補納而
汲太子妻李氏與夫書曰并繳納一端日
宋書曰徐達之尚會稽長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過甚常自
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楊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
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主
子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

及劉湛之得罪事連主于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
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
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
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
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南史曰齊張欣泰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
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着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
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
又曰沙門寶志在建康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
志忽來牽被而去
陳書曰大軍侵魏造陝城魏兵大合輕騎挑戰侯安都單
日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披靡殺傷不可勝數
於是眾並鼓噪俱前魏多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

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納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莫不應刃而倒

釋名曰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紉青絲綬也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後漢書仲長統書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

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三尺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上勿復送吹綸絮

鄭玄注禮記曰綸令制有秩嗇夫所佩也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着紫綸巾

齊書曰徐龍駒常任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尚面向案

代帝書勅

世說曰謝萬詣簡文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布而前既見共談移日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織縞玄黑縞也縞白縞也二物皆當細也

毛詩緇衣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縞衣綦巾聊樂我云室

禮記王制曰舂人鬻况羽反而祭縞衣而養老

又玉藻曰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

史記曰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遂發喪
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攻殺
大逆無道寡人親發喪諸侯皆縞素歸漢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縞欲冠之也
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淮南子曰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絰冠則戴之
絰則履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被阿緡揄紵縞阿細縞緡細練也

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我軍入漢中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
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

絰

說文曰絰粗葛也絰細葛也縞絰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絰

周禮地官下曰掌葛掌以時徵絰絰之材于山農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絰

又曲禮上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絰副折也既削又

中覆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絰華中折也

又曲禮下曰緝絰絰不入公門緝中折也必表而出為其表也又玉藻曰

浴用市上絰下絰也

又檀弓縣子曰絰衰總裳非古也非時尚輕

毛詩關雎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穫為絰為絰服之無斃

又綠衣曰絰兮絰兮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絰絰所以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君子偕老曰蒙彼縞絰是緹袿反又蕃也絰之美者為縞

也服

論語鄉黨曰當暑緝絺給必表而出之緝單也暑于單衣葛為其形褻也必
有以表之者
今單衣也
漢書曰江都王建議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葛服葛注曰細葛也
東觀漢記曰耿純守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繪襜絺
巾迎上於費上大悅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關上
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葛絺賜嚴
又曰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一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為魏王青絳皂黃白各二疋越
葛一端往欽哉
吳曆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渡
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君臣以為非禮欲不

與孫權勅付使
梁書曰任昉卒後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袈道逢平原劉
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
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
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隋書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
衣葛衫客戲充曰表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
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賜之駿
馬十六絺紵三十篋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於二宮設饗禮逆為賓主南面而問
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必築宮室封之於虞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
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
以觀其辭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絺綌
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行客之行嗟然永久分
其資財棄之野鄙吾乎甚少何敢取之于不早去竊有狂
夫守之者矣
說苑曰綿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絃絃良工不
得枯死於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絺音 葛
稽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綌
葛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纂以纖絺
夏侯孝若大暑賦曰珠汗沾夫葛絺

左思吳都賦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練十端竹練三端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諸葛恢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顏測集大司馬江夏王賜綉葛啓曰冰紈風綌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九
金澤文庫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母暴布鄭玄注曰不以陰功于太陽事
禮記玉藻曰年不順盛君衣布年變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布帛部七

金澤文庫

涼慧也
周禮地官下載師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正北曰并州其浸淶易其利布帛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母暴布鄭玄注曰不以陰功于太陽事
禮記玉藻曰年不順盛君衣布年變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

綏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襄二曰諸侯圍偃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登之

及堞而絕之偃陽人懸布以試外之勇者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布以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也

又襄二十八年齊子尾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

為敗吾不敗貪多所謂幅也

周易說卦曰坤為布

論語鄉黨曰齊必有明衣布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

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

環置之明即掘取

漢書曰太山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又曰高帝曰吾舊布衣而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

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而卧布被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

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

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䟽虧二尺賈直五百由

此得不死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五十八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舡

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
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一衣襲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琁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滑賊相
聚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
驚奔突賊陣

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
燒之先從足起

又曰吳郡本不獻越布陸閔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
好之因勅郡獻越布由此始也

華嶠後漢書曰哀牢夷知染綵細布織成文章如綾綉有

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亡人

然後服之

華陽國志出
之與此同

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董卓有人書回字於布上
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范曄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
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
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疋外三戶共一疋賜博士
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之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鄰子不與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布織成細布言用
水羊羴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布發隆火浣布阿羅得布
巴則布鹿代布溫宿布五色枕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
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
練爲精江東太朱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一五條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裙率縮如羊腸
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晉書曰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
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翕
然資服之練遂躡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謝尚爲江夏相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以
爲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爲殷仲堪荆州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

帆借之至破豕遭大風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豕直破
豕而出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宋書曰王玄謨侵魏爲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
梨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蕭恢爲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
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
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
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接款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
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曰林邑國出古貝古貝者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靄
抽其緒紡之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
又曰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如桐初

生如荀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

燕書曰宋該字宣孔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貧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致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後漢書曰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囊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曰楊椿歸老臨行誠于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着布衣韋帶嘗自約勅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爲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汙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

千段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淬其布於波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問吾佯問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弊先焉顏闔守門籬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煖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則無以爲守

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又曰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弊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

為故美由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此權權何以莽莽權權由養治之莽莽長兒也

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

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完堅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遣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為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

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為郢大夫入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

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為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溢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怨令尹之

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人皆慕之州間成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

感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見宥幸無使士烈聞之人有
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爲節非家織布
不衣○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
笥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
之爲發詔議者乃息越絕書曰葛山者勾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
玄中記曰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葛布南越志曰桂州豐水縣有古終藤俚人以爲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斑布以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
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公後細過絲絲人將用之則治
出其核但紡不績任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斑布
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輒厚緻上毳毛外微人以班布

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
麤者名曰烏騏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樹半斷新
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輒滑甚好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繅爲絮皮負當竹剥古綠
藤績以爲布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溫使蜀辭峻峻
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
嘉其能顯非俗說曰相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
能走與馬等相車騎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與諸葛
並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相與馬齊欲至埒馬頭去埒
布三尺許諸葛一步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十二月朱寬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
夏侯開國吳郡賦曰金玉星煥明璫霞聚織絺細越青箋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光乎三輔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揚雄蜀郡賦曰細絺弱折繇繭成衽篔中黃潤一端數金魏武遺令曰銅雀臺上安六尺牀施總帳月旦十五日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陸機弔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芒芒

火浣布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吳錄曰日南比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簿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名微青黑若小垢滂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崑吾劍火浣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其布浣之必投火中布則火色出而振之皜然疑乎雪也

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十

里當火起滿洲洲上純生一種木正著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燠黑人或得爲薪者火之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其木皮赤剝以灰煑治以爲布但麤不及華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此洲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傅子曰長老說漢相帝時大將軍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汗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冰澗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

赤時時出外面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織以爲布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有文無實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曰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爲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外廡之閒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其國

人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似，隨四時而見也。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石火之中，雖滯汗淄涅，如新浣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翼製爲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王璠爲林，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著物如淳漆。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丹，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王，坐通雲之堂，以火浣布爲纏，用龍膏爲燈，照耀百里。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賣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絹木皮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藝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汗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

紵

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厥貢漆、臬、絺、紵。

毛詩宛丘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

左傳襄六年，秀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紵。

宋書曰：載法興會稽之山人家，貧父子以販紵爲業。

華陽國志曰：獠人賈言紵爲蘭。

朱崖傳曰朱崖俗行來出入□着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
其中內頭如領巾象
說苑曰吳赤巾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于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大夫懇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壤交假之道則亦
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古樂府曰白紵歌盛稱舞好宜及芳時作樂其辭曰白紵
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本吳舞也

白疊

漢書曰其帛絮細布千鈞紋綵千疋荅布也白疊皮革千石
比千乘之家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

吳時外國傳曰諸簿國安子織作白疊花布

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為白疊子

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布用焉

吳篤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毳毼白疊

廣志曰白疊毛織出諸簿洲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